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战 斗 故 事

全 八 册

清剿匪特的故事

● 张廷举 侯建设 宏漫 张淼 著

之六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故事之六

清剿匪特的故事

张廷举 侯建设 宏漫 张森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年·北京

目 录

引 言	1
攻克翠微峰匪巢	2
黔南擒魔	7
“挺进支队”	11
解放大西南第二仗	17
铁壁合围	23
摧毁“赣西绥靖司令部”	27
井冈山上剿首匪	34
“秋后蚂蚱蹦不高”	37
武功山股匪被歼记	41
撇开罗网歼“三张”	46
捕获匪首傅培兰	50
生擒李彬	52
“九路军”的覆灭	56
瓜子岭歼匪	62
幕阜山区话剿匪	66
激战茶宝山	70
高塘军民斩“海蛇”	74
群岛歼海匪	79
匪穴劝降	83
雁荡山麓伏“黑虎”	89

引 言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举突破长江天险之后,以摧枯拉朽之势,向长江以南、以西各地开始了大进军。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面前,国民党残余势力望风披靡,一触即溃。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决不甘心失败,蒋介石在逃离大陆之前,还打出了一张“王牌”:令“军统”、“中统”特务“长期潜伏,与共产党斗争到底!”他要求其留在大陆上的特务搞“大破坏、大逮捕、大屠杀”,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各地一时匪患成灾,仅西北就有股匪470多股,20多万人,西南、华南等地则更为严重。

潜伏下来的大批武装匪特,勾结当地的地主、恶霸、反动会道门和残留的反动政权机构之人员,纠集散兵游勇和其他反动分子,麇集隐匿在深山密林,大肆进行各种诡秘、残忍的破坏活动,竭尽作恶之能事,令人触目惊心。肃清匪特,稳定社会,安定民生,已成为当务之急。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人民解放军迅速展开,到各匪患重灾区——西南、西北、华南、东北等地,协同地方公安机关和人民群众,进行了一场持久而声势浩大的反匪斗争。

本册记述的是人民解放军参与围剿匪特的一幕幕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战斗故事。它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军队不畏艰险、英勇善战的斗争情景与可贵的精神风貌。

攻克翠微峰匪巢

1949年初，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在长江以北全线崩溃，便在长江以南及边远省份继续组织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进行抵抗。3月6日，白崇禧、何应钦来到宁都，召集国民党江西省第八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黄镇中及邻近10余县的县长，在宁都县境内翠微峰金精洞密谋，拼凑成立了“江西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决定以翠微峰为据点，凭险立寨，与洞为巢，山上山下相结合，妄图抵抗人民解放军。

翠微峰之战，便成为解放军南下入赣后最大的一场山地剿匪攻坚战。

黄斑虎，真名黄镇中，又名黄才梯、黄辟疆，宁都县长胜镇人。他平时作恶多端，故当地人称他“黄斑虎”。1930年后，他曾先后任国民党宁都保卫总团团长、江西保安19、30团团长、独立33旅旅长、第三战区参议、江西第八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1949年3月，又被委任为“江西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中将司令官，管辖宁都、广昌、会昌、永丰、乐安、宜黄、南丰、南城、临川等14县。

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死在他的刀枪之下的无辜者达5000余人，焚烧的房屋达4000余间。杀人放火成了他的习性，奸淫年轻妇女是他的嗜好，抓丁掳掠是他的“天职”。

白崇禧、何应钦指示以翠微峰之天险立寨，正合黄镇中日思梦想的夙愿。翠微峰位于宁都城西北10华里外，屹立于群山之中，林木葱郁，苍翠辉明。又因东面峭壁平直，色如丹霞，故又名赤面砦。它是金精山（又名金精洞）、观音山、黄竹峰、三献峰、雄狮峰……等12峰的总称，方圆20华里。各山矗立，峰

峰如剑。峭壁千仞，高耸入云，地形十分险要。各峰之间互不相联而又距离很近，最远不过一二百米，形成狭窄阴暗的深谷。登山只有一条路。这条路位于东南面两山合围狭缝之间，仅容一人拾级而上，站其间仰视苍天，仅见“一线天”。这种地形，利防不利攻，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黄斑虎口吐狂言：“有翠微峰天险、充足的粮食和优良的武器装备，有武艺高强、法术广通的福源大师作保镖，共军占据宁都三年也不怕，翠微峰大炮攻不倒，飞机炸不塌。共军有三头六臂也难飞上翠微峰……”他实行白色恐怖，坚壁清野，颁布“十大杀令”，对凡有共产党嫌疑的人抓来就杀，强令宁都城内所有机关、商店、工厂、医院……连同人员、设备、档案统统搬上山。交通要通、桥梁、电杆、电线全部拆毁。井里投毒，粮食运空，城内和翠微峰附近的群众撵走。

8月28日，黄镇中探知人民解放军从瑞金向宁都进军的消息后，急忙纠集所属独立团、特务营、常备团、戡战大队及工作人员共约3000余人，携带军械龟缩到翠微峰，企图作长期的负隅顽抗。

8月29日拂晓，第4野战军第48军第144师进入宁都城。城内一片萧条，商店关门，街无行人。晚上一片漆黑，部队粮秣物资无法筹措。翌日，第144师对翠微峰周围30余华里的东、南、西三面进行松散包围。随即会同中共宁都中心县委组派工作队，分赴各地宣传、发动群众，筹措粮秣军需。麦草湖村的苏区老同志李焕柏等人，自告奋勇地找到第432团罗营长要求说：“我熟悉翠微峰地形，愿为解放军带路。”“太好了！”罗营长回答后，立即引见师长张书祥。

张师长在李焕柏的导向下，率参战指挥员对翠微峰周围的地形和敌工事设置、火力配备等情况进行实地侦察。师党委

决定第432团为主攻，第430团、第143师第428团为助攻。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原则，先剪除翠微峰羽翼，缩小包围圈，然后集中力量一举攻克翠微主峰。

战斗部署确定后，参战指战员按照预定作战方案，白天向侧翼山头上发射宣传单和匪属家信，宣传解放军的宽大政策和攻克翠微峰的决心。强大的心理攻势和政策攻势果真奏效。9月10日，担任小太阳洞口警戒的王金山一个排向第428团3营投诚，由其带路，7连两个班，趁夜深人静，摸上大太阳山，迅速捣毁了常备团团部。8连紧随其后，主动突击，夺取了太阳山敌机枪阵地。至东方发亮，太阳冉冉升起之时，第428团全部占领大、小太阳山，歼敌200余人，缴获重机枪1挺、长短枪81支。

一星期不到，朝阳山匪特务营12名守兵，借黑夜伸手不见五指之时，偷偷地摸下山投诚，供出朝阳山布防情况。19日傍晚，第428团7连一口气冲到半山腰，以猛烈火力压制碉堡守敌，使敌人连头也抬不起来。经过一小时的战斗，俘敌70多人，缴获重机枪1挺、步枪50余支，占领朝阳山。

第432团4连、5连连续夜袭菜子山、莲塘坳，歼灭兴国县保安队100余人。至此，翠微峰羽翼全部剪除，大小太阳山、朝阳山、菜子山、莲塘坳、郑家顿等都被解放军攻占。以金精洞敌司令部为中心的翠微峰、三献峰、雄狮峰、马脑寨、大石寨、观音山6座主要山峰，完全暴露在解放军的火力封锁、包围之中，敌已陷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境地。

9月23日凌晨，天空格外明朗。6时30分，4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总攻开始了。顷刻间，数十门大炮怒吼，千百发炮弹飞向各个敌占山峰，敌阵地顿时硝烟弥漫，烈火熊熊，炮声震撼山峪，宛如山洪爆发，万马奔腾。30分钟的炮击过后，两

颗绿色信号弹升上天空，五路进攻部队像五把钢刀直插敌人心脏。

从北面突进的第432团3营9连，冲到峪口——“金精洞前一寨门”，被寨墙前大地堡火力网所阻。我军雨点般的炮弹落到地堡上，只啃了碗口大的坑，爆破组连续数次爆破都未成功。经过前仆后继，连续爆破，在多人伤亡之后，战士贺江春硬是用受伤的胳膊，以全身的一点余力将拉开导火索的手榴弹塞进地堡枪眼里，才攻开“一寨门”。9连攻克“金精洞前一寨门”后，7、8连紧随其后，直冲寨门，9时15分夺取了寨墙和母狮峰，乘胜向金精洞发展。

第432团4连、6连是西北方面的突击队，主攻雄狮峰、三献峰。其余三路突击部队战果辉煌，捷报频传。东南方向突进的第428团1连迅速突破了“一线天”，攻占仙桃峰、翠微峰，把红旗插上了翠微峰主峰。第428团7连从南面攻克马脑寨、黄竹寨，从而控制了敌穴金精洞。从西和西南方向攻击的第432团5连，在山炮配合下，进展顺利，直攻小石寨、大石寨，在6连的火力支援下，又迅速攻克安仁山、观音山，把住了金精洞后门，黄镇中已成了瓮中之鳖，插翅难飞。

匪司令部——金精洞在翠微主峰西下侧，以峰险、洞幽、泉美闻名。洞口如瓮，进口狭窄，初入昏暗，再下则豁然开朗，别有天地。凌空伸出的悬崖，飞泉横成一字下泻，像一帧水帘掩于洞前。这里有殿堂亭阁，洞底三面为高崖矗壁裹住，左崖即披发峰，洞顶及右崖即黄竹峰，洞下为伏虎峰；对面为三献峰，隔峡可以对话，而走起来少则半天工夫。两侧崖壁又如两掌相合，故又名合掌峰，从左崖可下至“金线吊葫芦”。这里高崖洞峡中泉水飞洒而下，先聚于水槽再注到一个石葫芦里，泉味甘美，从不干涸。夏日至此，流连忘返。黄镇中就在此筑楼

设指挥部。右崖直下，为后洞进出必经之路。洞内上口小，下面大，为一壶形，地面1万余平方米，风景优美，竹径幽香，为一处天然园林。

第432团6连夺取了三献峰后，担任主攻任务的9连和4连尚未赶到。为不失战机，萧指导员号召战士们：“我们要功上加功，打到金精洞，直捣匪巢活捉黄斑虎！”他把驳壳枪往腰里一插，喊了声“跟我来！”就第一个从陡坡滑下来，战士们也一个一个地往下哧溜。荆棘、岩石划破了手，擦伤了脚，但谁也不顾这些。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快到金精洞，活捉黄斑虎！”通向金精洞的山路异常难走，这里处长满了浓密的毛竹、松杂木，阴森森的遮住了天。萧指导员和5班战士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下山的路。王玉波率领战斗组长陆续成和几个战士跑到最前面，入山湾进入了金精洞前的一条长沟，他们一边冲一边用冲锋枪向洞口外域的敌人扫射。5班的战士被敌击中了几个，王玉波脚也被击伤，但他强忍剧痛，率5班战士直插金精洞口。他们端起冲锋枪厉声命令：“缴枪不杀！谁要再动一下，我们就崩了谁！”洞外之敌吓得双膝跪地举手缴枪，乖乖地当了俘虏。王玉波等又向洞口内顽抗的敌人扫射了一阵，一串串手榴弹扔进洞里开了花，敌人的枪不响了。王玉波大喊：“缴枪不杀！”不一会，一个手举白旗的人低着头走出洞来，他就是敌少将副司令李馥斋。这时主攻团的刘桐山团长也赶到，刘团长指着洞口问李馥斋：“黄镇中是不是在里面？”李馥斋犹豫了一下，才吞吞吐吐地说：“在，在里面。”话音刚落，王玉波便厉声喊道：“快出来，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刘团长回过头来，以命令的口吻说：“他不缴枪，把火箭炮团调上来，轰烧死他。”

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他！战士们勇敢地冲进金精洞内，

用刺刀逼着一群如丧家之犬的敌人放下武器。这时黄斑虎已离开了指挥位置，躲到“金线吊葫芦”那里去了。里面很窄，只有一条攀登而上的山岩小路，兵力展不开，守敌一个排全是黄家子弟，一人3件武器（冲锋枪、手枪、大刀），且经过所谓会“武术喜妖法”的福源和尚严训，传说“他可以使你看不见他、无法近他，而他却可以看到你的行动……”刘团长心想，“不管是真还是假，如果硬攻，恐怕会遭受损失”。战士们心急如火，纷纷要求冲进去。刘团长果断决定：“同志们，不能硬拼，先向他们喊话！”战士们高声喊道：“再不下来，就用火箭炮、黄色炸药把这座山全部轰掉！”在一片喊杀声中，怕死的黄镇中像蠢猪样从梯子上爬下来，于15时一刻举起双手投降。

经过9小时的激战，这群残害赣南人民的罪魁祸首——黄镇中、汤宗威、吴楚山、李馥斋、刘纪文、向平等将校级官佐75名被一一活捉，俘敌将校级以下官兵1610余名，毙伤敌250余名，翠微峰战斗胜利结束。17时，参战部队押解着以黄镇中为首的全部战俘凯旋下山。县城各界人民夹道欢迎胜利大军，对从眼前走过的杀人不眨眼的黄镇中怒目唾骂，向他脸上吐口水，扔污物，以雪冤恨。

翌年1月26日，宁都专署法院在体育场召开全区各界人士万人公审大会，宣判黄镇中死刑并立即枪决，为赣南人民除了一大害。在欢庆胜利的时刻，宁都人民永远忘不了为攻克翠微峰而英勇献身的36位同志和光荣负伤的72名指战员。

黔 南 擒 魔

黔南地区群山起伏，密林连绵，方圆数百里内居住着苗、侗、汉、布依等多种民族。由于长期的封建反动统治，这里的社

情、民情极其复杂，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解放前夕，国民党认为黔南一带是他们“长期潜伏，隐蔽待机”的理想之地。于是，四处网罗当地惯匪、恶霸和散兵游勇，拼凑起“黔南反共救国军”反动武装。他们以平阳县为基地，控制了贵定、龙里等县的广大地区。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军第51师进军黔南，相继解放了平阳、马江、炉山、都匀等县城，粉碎了国民党的应变计划。在我军沉重打击下，所剩无几的残匪仓皇逃窜，钻进了平阳县境内的深山密林中。为了彻底消灭残匪，贵州省军区 and 都匀军分区，命令平阳县警卫营立即出动，清山剿匪。

在营长邱国寓的带领下警卫营全体指战员，艰苦跋涉，英勇战斗，在不长的时间里，便歼灭了残余的匪徒，并协助兄弟部队击毙了“国民党黔南剿共总司令”赵贤之。

剿匪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平阳县各族人民，群众兴高采烈，敲锣打鼓地欢迎胜利归来的警卫营。但是，据我军侦察员和一部分群众反映，流窜平阳黔南地区的另一个大匪首，“国民党黔南剿共副司令”代仁慈，在这次打击中漏网了。代仁慈的漏网，在各族群众心里罩上了一层阴云，人们急切地希望解放军再次进山，尽快消灭这个横行平阳、祸害百姓的恶魔。

在离平阳县城不远的先桥乡，有一个叫兔场街的村子。这个村子里居住着100来户人家，大匪首代仁慈的家就住在这里。他的老子和祖父都是平阳县有名的土匪和恶霸地主，在这世代为匪的家庭中长大的代仁慈，比起他父辈来，更加凶残狡诈。他长得虎背熊腰，肥头大耳，有两大嗜好：一是玩枪，二是嫖女人。他从小玩枪，练得一手好枪法，可以抬手击飞鸟，百步穿柳叶。他十多岁便开始玩女人，当上伪乡长后，经常带着乡丁出没于田间农舍，奸污妇女，霸占民妻。除在本乡横行外，代

仁慈还称霸平阳，祸及贵定、龙里两县。所以，四乡的群众十分痛恨他，巴不得苍天睁眼，五雷轰顶，劈了这个恶魔。可是，临到解放，代仁慈漏了网，群众便心有余悸，怕他又窜回来继续作恶。

为了查找代仁慈的下落，及早除掉人民心头的大患，都匀军分区在大部队搜剿毫无结果的情况下，派连长席福岱来到平阳县，从民兵连、人武部和公安局里，调选了6个精干的小伙子，组成剿匪小组，于1952年8月间，进驻代仁慈的老家兔场街。剿匪小组来到兔场后，立即分头走家串户，查找线索。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他们发现代仁慈有时在夜里偷偷摸回兔场街，到一个名叫陆何氏的寡妇家过夜。于是，席连长便带人去陆何氏家做工作，让她交待代仁慈的下落，但陆何氏拒不交代代匪的下落。席连长一气之下，连夜组织群众开大会，斗争陆何氏。

就在群众斗争陆何氏的时候，代仁慈从他侄儿代世昌家的米柜里逃了出来，趁着人少夜暗，悄悄地来到村中的大树下察看情况。过了一会儿，斗争会散场了。等群众走完后，席连长只身一人从会场走出，来到大树附近时，代仁慈对准席连长射击，击中右腿，连长栽倒在地。代仁慈趁机在一片枪响、人喊、狗吠的混乱声中溜走了。

代仁慈打伤席连长再次潜逃的情况，引起贵州省军区高度重视，军区首长向都匀军分区发出了“尽快查清代匪踪迹，迅速捕获归案”的指示。都匀军分区立即向平阳县传达了军区首长的指示，县政府、县人武部和县公安局连夜召开联席会后，商讨抓捕代仁慈的计划。在联席会议上，县人武部军事股长曹传才自告奋勇，请求把捉拿代仁慈的任务交给他。参加会议的领导经过反复酝酿，同意了曹传才的请求，并根据他的意

见，重新从人武部、公安局和民兵连挑选了谢化宾等9人，组成剿匪队，准备二进兔场街。

1952年10月，曹传才和剿匪队的同志们，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以土改工作队的名义来到兔场街。经过初步调查，剿匪队决定收缩侦察范围，把调查的重点集中到几个有重大嫌疑的人身上。曹传才首先来到代仁慈的三老婆么妹家里做思想工作。

这个女人出身贫寒，是在出嫁他人的半路上，被代仁慈抢回家来霸占成亲的。因此，对代仁慈怀有冤恨。曹传才联系她的身世，向她宣传政府的政策，启发她检举代仁慈的下落。

曹传才回到住处不久，谢化宾和其他队员也陆续回来。大家向曹传才汇报了所见情况。有的说，在陆何氏家看见这个女人正在编织一件又宽又大的男用梭衣。有的说，在代仁慈的侄子代世昌家的灶台里，发现通往各处的地道口。听了队员们的汇报，曹传才认为，代仁敬、代世昌、陆何氏三家有通匪的重大嫌疑。根据这一分析，剿匪队迅速制定了侦破和捉拿代仁慈的方案。

腊月29日下午，剿匪队召开了一个有兔场街和附近几个村的群众参加的告别大会。大会结束后，曹传才带着队员们在群众的夹道欢送下，背着背包出了村。望着他们朝县城方向走去，群众都以为工作队真的回城过年去了。可人们怎么也没想到，就在这天夜里，剿匪队悄悄地摸回兔场街，并秘密地包围了代仁敬、代世昌和陆何氏的家。

一切布置停当后，曹传才带着身强力壮的谢化宾摸到代世连（此人是代仁慈的侄子，与代仁慈有仇恨）家。当他从代世连口中得知村里的人都出去跳花灯去了的情况后，便带着谢化宾从代世连家的地道里摸到代仁敬家，钻进内屋的大床下

观察动静。这天晚上，代仁慈没有回来，曹传才和谢化宾只好在天亮前，又顺着地道摸回代世连家。为了严密封锁消息，拂晓前队员们全部撤进代世连家隐蔽。

又是午夜时分，代仁敬全家看花灯回来。开门进家后，倒头便睡。曹传才等他们睡熟后，蹑手蹑脚地摸到外屋的空床上坐下观察动静。突然，外屋的门突然被人推开，一个身材粗大的黑影立在门前。曹传才厉声喝问：“谁？”那人没有出声，只是照着曹传才“砰”地打了一枪，子弹紧贴曹传才的右腋擦过。就在对方枪响的同时，曹传才的枪也响了，只听“哎哟”一声，站在门前的人便准备转身逃跑。他接着又扣了一下扳机，不料枪出了故障。眼看来人要逃跑，曹传才奋不顾身扑了上去，拦腰抱住他，撕打起来。这时，代仁敬全家已被枪声和喊声惊醒，害怕误伤夺门而逃。等在地洞里的谢化宾听到枪声和喊声后，立即上洞助战。他挥起拳头把骑在曹传才身上的人猛地打翻在地。接着，又与破门而入的其他队员一起，把头淌鲜血的这个家伙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经辨认，此人正是代仁慈。

这时候，村里人声喧嚣，狗吠成片。兔场街和附近村子的群众，听说工作队抓到了代仁慈，又惊又喜，都前来观看。第二天一大早，乡亲们成群结队地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抬着年货来到兔场街，亲切地慰劳工作队。不久，县里召开公审大会，枪决了恶贯满盈的大匪首代仁慈。至此，平阳县的各族群众才算真正获得了解放。

“挺进支队”

龙俊生，贵州锦屏县最大的一个恶霸地主。他出身惯匪，为人狡诈，有 800 多支枪，豢养一批惯匪、兵痞，成为横行黔东南

南的一霸。解放初，龙匪慑于我军声威，未敢轻举妄动。他一面伪装进步，与我周旋，一面乘机窥伺我军虚实，阴谋叛乱。1950年3、4月份，贵州匪风日炽，龙匪便露出本来面目，先后多次指挥其喽啰，围攻我区乡政府，残杀地方干部，最后迫使我人民政府不得不撤离锦屏。此后，龙匪更加嚣张，很快就把反动武装扩大到3000余人，公开勾结广西、湖南等地匪徒，打出了一个所谓“湘桂黔游击总指挥部”的招牌，自任司令，妄图利用锦屏地处湘桂黔三省交界处，地形复杂，山大林密的特点，长期与我为敌。他狂妄地叫嚣：“锦屏就是小台湾，共产党休想进得来。”气焰十分嚣张。

部队虽几次对龙进剿，但由于战术不对头，龙匪又十分狡猾，都没奏效，有的还吃了亏。这使得龙匪越发得意忘形，叫嚷：“解放军没个十万八万的不用想挨锦屏县的边，锦屏是铜铸铁打的龙氏江山！”

为了歼灭这股土匪，“前指”命令镇远分区所属部队集结整训半个月，准备捉拿龙匪。

“搞啥名堂？龙俊生不打啦？”大家都很纳闷。过了两天，“前指”来通知，要1连换到2连驻地，2连搬到教导队住的村子，3连走几里路住进1连住过的老百姓家，教导队住到3连那里，刚好转了一圈。这是为什么呢？

到了新驻地更使人奇怪，那里好像还要有部队到来，因为很多家房门上也都被号上了“挺进三支队驻此”的字样。

12月31日，这是1950年的最后一天，也是镇远分区这几个剿匪分队即将开赴锦屏战场的前夕，传来“前指”的命令：“夜九时出发，明天进占锦屏县城。从现在起，各单位均需使用新的部队代号，旧番号在离开锦屏前一律不得再用。”

合围前改番号，这还是头一回，大家静静地等着宣布新代

号：

“1 连，改称挺进 1 支队；

2 连，改称挺进 2 支队；

3 连，改称挺进 3 支队；

教导队，改称挺进 4 支队……”

命令宣布完了，大家惊愕得半响没动……

好家伙，打龙俊生那 3000 人也就是这四个单位啦。估摸一下双方兵力对比，差不多是 1：8，即 400 多人去进攻 3000 匪徒，还要求“合围”、“全歼”，真叫人不可思议！

当晚，剿匪分队踏上了通往锦屏县城的崎岖山路，经过大半夜的急行军，在 1951 年 1 月 1 日的黎明前将这个江边小城团团围住了。

“糟糕，敌人跑啦！”他们进入锦屏县城以后才知道，万恶的匪首龙俊生已先于他们的一天，逃进了湘黔边界的深山密林。其余匪徒也插枪的插枪，隐蔽的隐蔽，逃得无影无踪。

连里一下像翻滚的油锅溅进水，噼哩叭啦爆起来，说什么话的都有。

就在这时，“前指”通知“2 支队”石金生指导员去受领一项任务。待他赶回距城十五六里的住地时，不由得放慢了脚步：瞧，街两旁的木板墙和门板上写着：

“挺进 8 支队由此前进！”

“挺进 11 支队速往垓处集结！”

在有一处高门楼的房子外面写的更怪：“挺进 15 支队土匪自新登记处”。

真出乎几个连指挥员的意料之外！越往前走，路边所出现的标语、路标就越使他们生疑。什么“挺进支队侦察营”，“挺进支队司令部”，“挺进支队后勤留守处”等，名目多得很，搞得人

眼花缭乱。他索性不再为这些稀奇古怪的番号费神，径自往前走。走不远，又一份贴在墙上的“布告”映入眼帘。“布告”是用毛笔写的，字迹端庄，气魄也可以，但看落款——“挺进 8 支队司令部李炳山”，他差点笑出声来。因这个“李炳山”就是外号人称“李大猴子”的一排副排长呢。

到了垒处，2 连石指导员找到连部驻地，一进门正遇 1 排长陈云浩，问他连长在哪里？他摆摆手，朝堂屋一指，压低声音对石指导员说：“小声点，那里正和匪首谈判呢。”“和匪首谈判？”石指导员有点好奇，连忙甩开他走过去看。

喝，堂屋里的阵势好威严，方面大耳、身体魁伟的李炳山端坐在屋子中间，两旁站着几个腰扎牛皮“转带”、屁股上吊着驳壳枪的“警卫员”，仔细一看，身材瘦小的 2 排长郑祥也站在那里，同样的装束，同样的恭恭敬敬，气氛严肃端庄，都是一本正经的。“小诸葛”曹得胜像是个书记官，庄重地坐在桌子边，面前还摊放着一个大本子。靠门边一顺坐着三个穿便衣的人，看样子可能是来谈判的匪首。这三人一个个低眉顺眼的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分明被这阵势搞懵了。石指导员正要进门，只听李炳山说了话：“你们来投降，我们欢迎，但是，这枪的数目不大对哩……”他说到这里矜持地顿了顿，浓重的胶东口音显得分外凝重、威严，这一顿更见威势，石指导员暗叫一声好，停住腿。

“报告司令，我们 24 名人枪全部都到齐了，不敢隐瞒……”一个精瘦脸的匪首不等李炳山说完，连忙欠起身子皮笑肉不笑地声明。

就在这时，一个人从石指导员身边擦过，进了屋。石指导员定睛一看，原来是卫生员小费。只见他双手捧着一只金边兰花茶杯，随着杯里茶水气的徐徐升腾，一股清幽幽的茉莉香味